

日知錄

15
570
14



15
門 20
570
14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

日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

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

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疏馳謂走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

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

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

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為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造重耳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日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駟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温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羸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

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鼯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汝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即鼠屬所謂鼯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為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為驢鼠蓋即其類也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

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駼駼駼為獻原注驢父馬母曰駞駞父驢母曰羸馬父驢母

兩白驪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駼駼鄒陽上梁王

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駼駼是以為貴重難得之物

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駼橐駝蛩蛩驪駼駼驢羸王褒

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驢驢不能與罷驢為駟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駞

劉向九歎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羸以馳逐揚雄反離騷
騁驕驪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為不堪用
也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
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驢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
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羸驢駝駃駃銜尾入
塞驛奚駟馬盡為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僂偃驅騾驢馭宛
馬鞭馱馱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羸匈奴傳其奇畜則橐
駝驢羸馱馱駟駟駟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
耗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

人則以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為名者魏書鐵弗
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
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
之遺意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為之語
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
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
也

木罌瓠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甌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

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白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沈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

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蘇松
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太倉入犯之要害也曰新港即三
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害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港又有鹽徒聚
艘下此也曰廟灣以其為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
言海防惟此策出會哨毋使入港此為上策塘拒守
毋使登岸此為中策水列陳毋使入港此為下策京師
已而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勢從東
天津東向遼海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勢從東
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山黃城島外對朝鮮而高麗右
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高麗右
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西南則靖海大
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為標準也成山海州此皆登州西南
嵩萊陽鼇山靈山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人
海州而下廟灣而東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人
海則沈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湖沙或淺或沈
名曰五條沙中深處呼曰沙長潮滿則沒湖沙或淺或沈
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少擱無礙則船則底圓加以龍
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破碎更兼江潮外
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擱靡不為壞是以海船往
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隨擱靡不為壞是以海船往

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
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也廟
灣南自如阜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狹長江下扼吳淞東有
江沙坂急湖其概相似而崇明上鎮長江下扼吳淞東有
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按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
興之乍浦錢塘之外有定海餘姚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
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漁山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
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留意焉江之堂奧也惟乍
山為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江之堂奧也惟乍
山多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
出而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
且與盡山南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寄泊伺劫洋船回擢
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黃巖沿海而
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波郡屬自寧波州黃巖沿海而
塘內有佛頭挑渚崧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殼石
溫州瑞安金鹿小鹿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環外有
三盤鳳皇北峴南峴而北屬之區不可忽也閩海接界之南關實
溫台內外海逕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海接界之南關實

建約山白嶼存之溝以島在為內盡坵涓由閩為福關埕
一百里延雞北一古泊三漳藏山猶洲福安右寧大南
郡分西縣籠風港具洋舟郡是浙再清雖臂福大嶺
四東二山不蛟沈皆若十可郡之也外之為州小嶺
縣穿八對崎崎礁可南有六寄治下泉南烏安省自嶺
山至里時崎崎非一暫寄不而泊喉接州北北吧海安
川海西州之風習直生俟潮流洋大以嶼頭北港八罩
形勢約四五百里崇山疊嶺野對峙漳之東則為臺
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

郡治南抱七崑身而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南北至鹿
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鹿耳門與雞籠淡
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
其餘港汊雖多船以出進亦海內外之形勢以內
疆南澳東魁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澎湖黃岡澄海
三洋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為北澎中澳而澄海
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為
賊泊而海賊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一夜西
偷洩澳田尾遮浪汕尾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
至人將軍澳紅潮無異故於居門石立大鎮下至大
門將軍澳紅潮無異故於居門石立大鎮下至大
管老萬島嶼不勝數處可以樵汲而在河漿船櫓船
之賊艘皆不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汗者莫
漁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海雖外護順德新會
省會之要地不但外番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
甚且其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匪
視哉外十字門而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匪

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緒上川下川咸船澳馬鞍
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
小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州雷州白錦囊南至海安自
諸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
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廣
海幅闊百里對峙州南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
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
東白龍調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
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相通以名載白
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
欽多島地以華夷為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
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環繞熟黎而熟黎
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嶺七指山中五指西向七指南
環繞生黎路一千五百里東路沿嶺七指山中五指西向七指南
州五百五十五里東路沿嶺七指山中五指西向七指南
里自海口港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
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
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

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
沿海沈沙行舟實為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
熟黎而不可住生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
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乎
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東山甲
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所可擬程方伯曰粵東山甲
海次平定百餘處為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朝豐建乾隆五
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養息民物滋豐逮乾隆五
革不我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
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為粵東之始其時
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
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弊無地不然而泊乎光
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為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
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
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
而盜賊如毛詎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將出師已二十年
過千餘名而賊首無效統計一歲之中將出師已二十年
得自商漁食貨不待沿海一統計一歲之中將出師已二十年
濤安如平地我師轉拒莫之敢櫻我師去劫掠各港無求不
獲兵來則連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
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

日界二五

八

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晡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以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眾亦大礙轟擊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其所之非計窮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船而西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船而餘勢必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難從外洋加振作未易即平險自効力四年三次出洋親最難非大加振作未易即平海才否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幸苦道之難遠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幸擇一戰船宜派大畧謹撮為籌辦海匪事宜若夫官兵之幸出洋一戰船宜派大畧謹撮為籌辦海匪事宜若夫官兵之幸人遂罷兵專修工程尚屬實工竣稟請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加舊蓋船工最為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得而盡一出海與巨浪簸真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巨浪得兩月見各船日夜屏水數百桶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保障也城郭房室車馬也船堅實則海安四號一之則不暇安望賊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海安四號一

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為蔡廷芳監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隻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即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身命所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如有需索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為勤賊第一要務勿令承旋舵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為勤賊第一要務一落船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憂慮與舟師如升天浪全軍失色雖賊船一遇大風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資賊必求木易之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五日追賊將及掩壞復然所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請于蓬纜將及掩壞復然所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備不虞灰麻釘料修備并每船多給兩月不獲一賊也應不能全用堅完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為細故也一戰具宜逐件精良也海戰莫烈于劫我以大為貴從前賊見官船奔避不戰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餘我船及商船隻不戰位已不可勝用矣其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三千餘勢不如更烈此外如餘牌烏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

過船孛賊莫妙火攻但我用不能火燒我亦用火必我之火倍別
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必時發火近賊即近矣此古法以長竿
用小船預貯硝磺柴草臨時必發火近賊即近矣此古法以長竿
是海頭濤迅厲火數丈斷難得五六筋噴筒大徑四寸餘
撞拒浪為良師火受藥不過製三亦如賊筒大徑四寸餘
長八尺我何勝賊應請製到賊已昏倒惟製須
加辣不過二尺何勝賊應請製到賊已昏倒惟製須
密勿使泄漏更近火桶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燄愈烈須
令多預備于偏遠船時攜上死生力勝賊必於須與
火礮亦須上挽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力勝賊必於須與
必習熟練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力勝賊必於須與
投水其船可矣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勝賊必於須與
米艇長六七十名掌舵六七人管頭篷八九人管原不推是
人又每船不敷其火者噴筒八位少槍等物往不能派兵
顧倘數恒匪窮而相搏後船接應不及兵往不能派兵
水從前覆轍可鑑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管頭篷八九人管原不推是
及賊船百見其槍刀林盜首不敢過蓋欲過賊人每見先師追

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于賊過船人多則
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于賊過船人多則
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
兵丁豈不患獲無如眾寡懸絕故憚而不敢前也夫擒賊必
先擒王得不思獲無如眾寡懸絕故憚而不敢前也夫擒賊必
至五名小船七十名黨可散嗣後請軍心自壯而後賊首可擒
可民力也一戰船須常加練鄉勇令壯而後賊首可擒
殺或燬而必行油不若賊船之速然今師船底易生蠟
項可支應請酌給燬費俾得乘賊船之速然今師船底易生蠟
亦須加防鮮明給燬費俾得乘賊船之速然今師船底易生蠟
一海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壯而後賊首可擒
詭密非長住海將督率屬情偽巡道也壯而後賊首可擒
簡應請會同鎮將督率屬情偽巡道也壯而後賊首可擒
用夫馬別籌公費毋累地方官如海口實任接濟銷亦最爲
買官相機而動于州縣所管洋面少者百餘里則行一切
將官之耳目精神勢難周應由小巡派委佐者數百里則行一切
段經管給與月費協同地方官如海口實任接濟銷亦最爲
逐一搜查如于自備食外藥者即行拏究入釘口時查明
席繩纜等物及夾帶硝磺火藥者即行拏究入釘口時查明

有無銷買賊賊仍分別勤惰以爲黜陟於防守斯爲得力
惟是口岸之接濟易查而荒村之制宜雇募查日間之接濟
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因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宜老爲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精神貫注則究於古法莫良於保甲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鎗刀等物何一不由教民不足格保甲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適盜利網恢恢不足禁同保一經到官正犯亦多幸免庶幾知
濟銷賊之網恢恢不足禁同保一經到官正犯亦多幸免庶幾知
陰授以旨往必小資財一經到官正犯亦多幸免庶幾知
息懲一儆百至于荒涼寂莫之地尤爲盜賊所踞其家毋稍姑
未易轉移也令窮而莫用則保甲又屬空談非大加釐剔恐
恐盜匪飢窮乘一鄉勇宜團練于撥兵貼防內地轉覺空虛
委員督率紳士乘一鄉勇宜團練于撥兵貼防內地轉覺空虛
堵禦有方盜嚴密堵禦如練鄉勇頻加點閱器械俱要整齊
力也一沿海船隻自不能入則盤查接濟銷賊等事亦易爲
者謂禁止出洋則盜風自息編查也接濟銷賊等事亦易爲
少半食魚鹽之利概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爲生從賊益眾

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干所屬商漁鹽船一體
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爲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至濱
塘汛逐細查驗所有蛋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濱
海鄉村小船出入不出塘汛者尤爲接濟之通同作弊者
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嚴禁之處不遵者破沒其
其訪查夜間總宜禁私買也接濟之通同作弊者
誅無赦一硝磺宜禁私買也接濟之通同作弊者
最聞盜匪購買硝磺而自行製配粵東瀕海處處皆產熱薰蒸
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會于豐順縣雁洋產地地方會同
揭陽令查得硝磺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硝磺廠
官礮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
數年來盜匪購買私賣立置重典久疏防爲禍不淺嚴密查
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久疏防爲禍不淺嚴密查
護送禁可散行也盜匪多劫重典久疏防爲禍不淺嚴密查
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顧法紀潛購以
布帛猪雞硝磺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購以
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爲仇其東西兩路商漁
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行無忌而行總須彙齊數
十號爲一幫就大者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不擊自敗矣
體拏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

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

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

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恒制也舊唐書宋原注通鑑禮傳

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

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

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

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

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鼙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

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

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

孰為利害此罷海運之二證謝占王日海運法一曰古今海

要其大旨今勝平古近今更勝於前其故無他在舟師之

諳與不諳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

吳淞口外之銅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漲

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闊無涯舟行至此

只須向東開行以避其淺諱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

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趨避原以適中之方所

謂駕輕就熟也諳者或避之太過而迂焉則遇風而

驟難收島或避之不及而淺擱焉則棄貨以保人船針向

差以豪釐路程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

州所屬之石島俚鳥雞鳴島威衛之罟島廟島皆障列

海濱環抱內港舟行至此或遇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

諸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潤之順逆轉旋有法

行止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

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

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

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南出口運至膠州仍用漕船由山

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

便而頭緒紛繁弊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
為恒計也苟使曠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運至
膠州已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里
如欲直上天津不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恬之內海可
守風潮以已過潮濶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始不諳未
登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開海始有商賈之
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也夫造舟之法操舟之盛古未
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夫莫不漸推漸進愈熟愈精
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莫不漸推漸進愈熟愈精
行運四回凡此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則
下矣然則元明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
知矣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千古未可以力至於我朝而
籌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千古未可以力至於我朝而
比出口崇山為之標準向西北駛過天津而後入海
江見登州崇山為之標準向西北駛過天津而後入海
朝見登州崇山為之標準向西北駛過天津而後入海
洋面水不甚深隨路可寄旋歇息入山東天津沿途
礁淺攔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天津沿途
山島均係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
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

可行可泊稍無礙常由沙港以至淮安販蟹為業是以
沙脈淺深最為爛熟沙港者沙間之深溝也浙江海船名
蟹船又名三不像亦能過沙港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
於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而高下有木三股於
船底名曰龍骨一遇淺海船底圓而高下有木三股於
疏虞蓋其行走南先至江蘇南無慮故赴天津等處
為靈便若行天津須先至江蘇南無慮故赴天津等處
開行一日避出淺沙須先至江蘇南無慮故赴天津等處
一次如運漕糧但僱江南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等處
亦各有船式器具亦因者而別其窾要之法器用各省之
海船自江南北至天津往來遲速皆以風信為準繩而
則有時自江南北至天津往來遲速皆以風信為準繩而
二日自北至南風逆少不能駕駛須待秋後自北旋南約
擢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
月可到此時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
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飈逼處
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順風均可掉舵駕駛
雖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為患惟外國洋船
大較數倍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均可掉舵駕駛
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

十日是暴風期初三五日間即在江南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
以避暴期夫風信自南東北而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東北
西南西北共計八面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單面東
風飄擱西岸淺處為害此外七面暴風或飄停北島或收
泊南洋或闖至東海候風定而回皆無害則四時之法可
參而不知者概謂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日趨平法可
風初起自北旋南亦令海船自南赴北鮮有疏失立秋後北
風緊急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至淺處將
南向北則拋棄數成船載輕便者或有之或遇西風至西
岸沙脈極淺之處擱漏傷者有之或遇西風至西
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或遇西風至西
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
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運裝如平在斯時也五日防弊清
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立秋計有四日餘
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五日防弊清
源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遊手每船約二十人各
有專司規矩整肅蓋其生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
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

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
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五相保重不知者或
恐貨被盜賣偽為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冊
上或有名姓捏報船貨失於內洋人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
則可就近報明營汛保甲查驗此惟形跡或恐捏報登岸
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保人船此若運漕糧不在冬急或
有之亦必有前後眾船消息可藉若運漕糧不在冬急或
風險逆之時萬無一失相牽制倘有船戶各保身家舵水人等亦
各有家眷保人遞相牽制倘有船戶各保身家舵水人等亦
行踪萬無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虧缺潮毒無一裝運照數賠償
惟載票據為憑訂明是以上商賈貨物從無一裝運照數賠償
缺數潮毒無一裝運照數賠償惟載票據為憑訂明是以上商賈貨物從無一裝運照數賠償
赴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章程必歸畫一而交卸正米之
內河運船到北時久運長途必歸畫一而交卸正米之
外尚萬一風波盈餘外海運長途必歸畫一而交卸正米之
更多舉亦且風波盈餘外海運長途必歸畫一而交卸正米之
至於南裝北卸有盈無細司兼可使眾船餘米均攤賠補不
各省沿海口岸皆有官關防海壓島址暫停亦牌來歷查
豪髮隱瞞或恐船數眾多散漫無稽則可冊編某戶之船

日辛丑

三

定裝某縣之糧分縣稽查尤為簡便更有經過牙行堪作
眾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日海程利某航海經營
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資捍衛蓋以閩浙
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戰船緝捕易於
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擾皆在南洋江蘇洋面均有沙脈匪
徒船底皆有龍骨一經營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不
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靖江浙商船北運貨皆到江蘇
有竄北者非因戰艦嚴追即被暴風飄至明証也昔年偶
旦夕而己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渺無涯際無處
避風西岸山島統連內地海船出遇人必有營汛稽查匪
無照不泊岸山島內懸海飄颺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
則有黃蓋壩以守門戶利津則有牡蠣嘴以作咽喉奉天
地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上海防關遊逸不省洋面天
然之保障也慮外番市船潛於洲沙火方皆感懼不遑奚
土仰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急於水北洋遊逸不知外番
敢潛犯法且其所經海面極險之區非船身巨大不能駕
駛而船身既大行必遲我國家戰艦在閩廣淺洋猶可飛
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江
驅並駕若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江南商船同

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次日一至大洋前後左右回
散開行影踪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進船混跡此海
巡緝營船星羅棋布常在島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
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籌及
萬全而無慮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直
至天津並無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孤山並環抱
欽大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處尺登鎮哨船巡
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比洋無須為慮近處尺登鎮哨
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祇須糧道
大員分運糧干總以及各省水師把百員各進新省水師
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省水師壯
性經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省水師壯
省商船逾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糧具堅固者足
一十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十餘石至於
水腳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腳之
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槪情形極貴之時每關計水腳二
規銀三兩有零合計每倉斛六七十文每關計水腳二
石五兩有零合計每倉斛六七十文每關計水腳二
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

日界二

五

漕米一次每倉石酌與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
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脚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矣
惟必領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一次立夏前商貨
期回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一次立夏前商貨
陸續開行至大暑節必可齊到天津停泊海口即官備
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裝秋冬兩次商貨回南庶官商
掃數回空使再裝秋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遷延日月
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遷延日月
錯過順風時令以爲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獲水脚價銀不
敷水手辛工及添補損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
到北交卸斗及添補損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
章程茫無頭緒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
例有盈餘無頭緒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
米色定例乾圓潔淨而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緊兌
散亦不蒸毒且可安插氣筒風透氣各合包封樣米可
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爲參議予以平
允則船戶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殷商富戶將必有
添運全漕船以覓利者雖全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戶將
所必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趨利如
更必易於充裕即逢北地歉收南省豐稔之時更可額外
添運州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爲迅速所慮者事固難

於圖始又更難於成終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
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難規駁
船裝卸輾轉延遲給與水脚扣色減平陣使肥必致不公
私兩誤甚至該船戶求爲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
爲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漕惟有春夏兩日海運而不可
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運全漕惟有春夏兩日海運而不可
津開凍後必可齊駁卸天津北倉限以一月卸通至穀
雨節海船全數回空趕赴關東運裝客貨至一月卸通至穀
如數回南再裝漕米夏至後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
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夏至後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
九月內到南尚可赴山東近處趕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
再裝次年漕米則海船更有四其無裨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
籌海運其至便者有四其無裨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
不熟擬募漁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隆慶海
王宗沐以不習海道有鶯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揚生長海
上猶抗疏三習海道有鶯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揚生長海
十餘年江浙濱海多船爲業往來天津增今開海禁百三
勘之人即皆歷試之無庸別募屢試其便一昔人擬於
崑山太倉起廠造船然一經官造率虛器不堪用今沙船
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餘石不等募其堅緻牢實百無一
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僱督官員今即擇船戶

殷良者督之無庸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
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台蘇石六百餘文卽以造船
銀及旂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
然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海
漕至爲穩當况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
與船戶以備各船運通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
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旂丁難於安置者不知朝延發
丁卽所以濟運非爲丁無生計而以漕運濟之也况變
初卽事有漸近海如蘇松常鎮四十七幫約計軍船二千
四百餘隻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舉二百餘
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
或別開屯田俾安耕鑿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
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便行奏覆所
云頭號沙船不過五六十號每船不過帶米四百石此
有意從少而言若實計全數則沙船不過帶米四百石
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其無可疑者三也
勝一干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四也
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腳一干餘兩蓋就前明沈廷揚所議
每石二兩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價每石一兩四錢每
兩折錢六百三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卽極貴之價
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祇須錢三百餘文卽極貴之價

如沈議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况現
其力所可慮者蓋不在受載而在卸載恐卸手舞弊也
水隨卸絕無仰所勒稽需索恐浮費無窮也誠海運之
行哉至程志忠所稟五條沙之險蓋爲尖底船言之不可
平底沙船絕不聞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
以守風絕不聞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
須問婢道而以海道問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
部曰嘉寧台諸府八海而不知非也當從何處起其可
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元明兩史雖
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前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
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
入海則其時尙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
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航從洋子湖廣
而之糧運至眞州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易壞中宜
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財賦亦非江中充運此
乃全用劉家港入海之始自後海運之船總歲辦于故
元十四年十一月入海詔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
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劉

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
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先由海道轉
海舟候于嘉興之海運而平江之粟展轉以
又由舍而後抵海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澀躬
比之不海道運京師或仍由蘇州大將軍湯
糧由明太祖洪武元年命蘇州大將軍湯和
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蘇州大將軍湯和
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糧
餉遼陽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
祇由太倉故萬厯會計錄云永樂元年命蘇
太倉州于平江劉家港亦由海船繞出登萊
改崑山州為太倉衛當亦由海船繞出登萊
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道難稽明則由
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
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尋因其
生道明人浴嶼求道非吳淞口至十激不倍
開米入海實載自今年第屬初行不倍加慎
詢問證以紀載得自今年第屬初行不倍加
人定以香驗以水色格以針盤究難指其道
惟自就西岸對出之州縣訊地比照核計不
相逕庭其小

鳥微嶼亦難盡載謹摘敘大凡略分五段并繪圖
第一寶山縣之復寶沙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
繞行寶山縣之復寶沙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
崇明縣地第一蛇山又自南嶺山係荒礁無居
至崇明縣地第一蛇山又自南嶺山係荒礁無居
能寄旋為東出大洋之標淮蘇松鎮所轄第三
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泗場對出之洋
里水深十丈可寄旋從此以八黑水之洋第二
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所轄約二
北秦州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
二十里狼山鎮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
黃河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對出之
南有沙埂五條宜避之營又北至安東縣灌河
出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對出之洋面約百四
門一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對出之洋面
岬可依五六百八十里東鎮營所轄凡舟過
針頭偏東一羅盤格定方轉針向東山無島
東鐵槎山遙對謂之南槎北槎行船應子午正
針因與山

日界二七

南雲梯關外遼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暗伏
海中恐東風過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壘舟人呼為沙頭山
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壘舟人呼為沙頭山
船行過于偏東一山上帶也第四段過諸山將近大沙山
須偏西始能對成山水一帶所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
東日日照縣界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榮成縣之石島
東洋自界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榮成縣之石島
石島居界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榮成縣之石島
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里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
為水均托十激開船試水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每五尺
試水均托十激開船試水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每五尺
托上水下即知船到沙下風過大沙均係黑水再試至十
托上水下即知船到沙下風過大沙均係黑水再試至十
再行半日即至石島洋面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石島至日即至石島洋面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十里俱榮成縣地為南北六十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
西至福山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

百餘里白石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眾島西北一帶
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等船有常山頭淺灘宜
避試水在十五六里至一百零五里對白廟島過掖縣小
為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里對白廟島過掖縣小
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白廟島過掖縣小
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對白廟島過掖縣小
水在十四五里再至六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候潮進口約計海口逆流挽下八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流挽下八里北里北里北里北里
歷成山西轉之梁島稍北抵天津總計余山北里北里北里
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龍輓逾左乃在瀛
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饒運其數更
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為最至七十萬永
樂中陳瑄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餘萬為名其後沈廷
自淮河口開運二萬七千石抵天津一正以百餘萬為名
閱年餘所運二萬七千石抵天津一正以百餘萬為名
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元代海運十餘萬其初
以萬計從未有損額漕一即米如百運十餘萬其初
終不溺一人馮夷莫不稔米如百運十餘萬其初
聖人在位操駕日精昔之望瀛民所運者長惟承
平習于沙線揚帆直上無礁崖之昔無港汶之不測者
久已視為坦途揚帆直上無礁崖之昔無港汶之不測者

日界二十七

十七

轉較諸內河為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
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
淺般頃與夫押運交兌饋驗之費多不能省丁疲溜挽開剝
官復問之民力憊矣而官與民力庶有暇使蘇屬海運遂行
者曰盜賊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暇使蘇屬海運遂行
卸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汝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
氏宗沐議云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
來先臣邱濬固己言之此國運必立幫以防守越之計一利也漕
河身狹聞座珠聯漕船勢必開洋不必立幫以防守越之計一利也漕
百弊生而軍食無掛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勤報稽違以誤
通雖有漂流無掛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勤報稽違以誤
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其糧幾二
淮以萬石遇淺又需船剝今海運則過江米三萬二石而
萬省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
往將船鑿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
則沈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行海
運舟大人行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
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徵收不齊即改本
色守候頗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齊月糧等

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
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既輕行戶
亦裕以貨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
甚艱海運既通則一水可達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
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
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即住春初入兌夏盡即休疲困自蘇
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賣侵尅甚或官軍但逃今行海運
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
運之利在前明已略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
時湘灘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
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
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
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
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

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
是之以礮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
訓之軍皆不闕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
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朱清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
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
是時猶有中饋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都轉運萬
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
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
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
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今國家都
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
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
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
未為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
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
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迥異誠
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贊
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

燒荒

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腫
琅瑯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
說者謂海運作備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
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畱牧馬多死契
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
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
鹵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
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
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

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
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瑄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勅
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
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
如遇邊寇出沒卽相機勦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
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
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合過本郡
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
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

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

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于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

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
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皆有之並著
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刑楚劍
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
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
散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
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
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
轉移非難衛身
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
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
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且夕

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灌
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
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
奔以五千騎宿于瀝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
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
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
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畱守呂
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人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
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
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
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
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眾皆戰死嗟乎能執
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
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
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
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
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
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
哉趙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旣被擒任城王潛猶固守沙門
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
會堯臣獨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
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
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眾千餘欲遁辛疾知其將奔
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惟柔

通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鈴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鬥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芬子兵破之白芬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嗙夫子病之缺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

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
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
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
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顥曾習周官
而音草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儒林
傳陸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原注北史
傳本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
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
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
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
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
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
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
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
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
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為當時第一
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
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

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原注魏書成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維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其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畧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為官名號令而遼史初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雜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眾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名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漣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

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
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
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
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
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
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
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
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
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
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
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
樹愆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
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
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靡
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
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
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
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

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置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掇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叛逆殺人奸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

於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日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

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
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
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
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
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
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
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尙
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
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
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尙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
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

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
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尼平城
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
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
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羶鬪美
於章綬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
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人者乎劉元海
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
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
四民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
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會內徙正當劫邊人

繪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
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殫盡節
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
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
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
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
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
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
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
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

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
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况奪赤子之
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
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
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
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
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
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
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
陸竝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
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

運至中塗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
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
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
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
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
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
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
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
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
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
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

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
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
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
堅冰至臣窺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
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
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
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
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
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
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
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

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

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竝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

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

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

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

而天順初兵部尙書

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

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為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上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回鶻北庭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回紇汪罕走河西回鶻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官格例以河西回鶻廉訪司官用蒙古官人畏兀兒諸國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官人畏兀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刺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

姦臣傳以爲回鶻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

此或轉寫之譌冊府元龜按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弊烏護統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

河鶻紇骨則統攷斯也轉爲點憂斯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

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

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

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爲交回回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偽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

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

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

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繁互縞衣如茶挾邪

作蠱浸淫字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

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

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白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

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

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

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

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

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

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爲事官於大同立
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
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
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
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
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日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
刃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
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
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
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
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
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
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
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擢
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稱法思明
以惑眾
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詰曰天文之學
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
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
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
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
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旣伐東夷傳海東
諸夷駒麗扶餘馱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
此馱馱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
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
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
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

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

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

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

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三國魏志齊王正

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弁眾國始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

國各率種落降陳畱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

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

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杜氏

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

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

也後魏陽固演隋賦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獯狄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勅三韓國公密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為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為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為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為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為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曰編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尚遠不當題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

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為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為小秦則益為夸誕矣

千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千陀利注家皆闕

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千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

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原注

梁王僧孺有謝賜千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千陀

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千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

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

千為斤疑誤按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

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成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歷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敷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歷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歷書及國朝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語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俟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

星七政躡度紫炁月孛羅喉計部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
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歷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
同異重建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
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曆二十
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曆內云近有
言歷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之中星移
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日驗交食之分
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氣差三
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一日今在晦朔之交
則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
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
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
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
者大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
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
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日恆星日月日五星治曆之具

有三日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
躡離朧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
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攷而然大約
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歷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
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
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積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
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
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
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
以七十五年或八十年或以八十年或以八十年或以六
十六年有八月回泰西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攻下
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
差之差不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
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
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
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歷本之為氣
刻時三差而大衍歷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
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所經山海
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之說至是
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
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

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
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日之所在
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日之所在
求歲差之根數也以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萬里之心
定故為嗚呼至矣學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法之故
目之以治歷而後成矣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法之故
能出一新智也一捷法垂之至今者皆有所以反覆推論無
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亦即天之心而
纖毫疑似于吾心則不設而要于至是過此以往或有差
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亦木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
變之微出于今法之外亦可輻歷法通考之意也又曰或
問律何以表于無弊是則吾輻歷法通考之意也又曰或
乎曰以日禁私習律所禁者天文之角動搖預斷吉凶者天
家也本離之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斂進退敬授民事
者歷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歷譜十八家判然二矣
且私習之禁禁其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夫日月星辰
有目共睹古者率作興事皆用為候又何禁焉自梓慎神
寵之徒以星氣言事應始有災祥之占而說有驗有不驗
惟子產昭子深明埋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之論故歷

學大著則禳祥小數無所依而自不行曰其說可得聞乎
曰古之歷疏所步或多不效求其說不得而占家得以附
會于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食必
于朔也而古歷未精有當食不食不食則食不當食而食之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古唯平度占日
之灰隱灰隱則侯王其舒朔而古唯平度占日
其交也于黃道則侯王其舒朔而古唯平度占日
奇皆問曰常也而古唯平度占日
街南問曰常也而古唯平度占日
喪陰道主水夫黃道且陰環月由天街出天下和平陽道主
同而欲定于房中央不己有歲差月出入黃道時道不
其與黃道同升又有正斜降月入黃道時道不
有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始生仰天正斜降月入黃道時道不
遲疾三因也南北始生仰天正斜降月入黃道時道不
初二初三之極其變則有朔初四之異而古占日食前略日
不見不當見而食日者月不關雲氣而古占日食前略日
日已不遠日大月小日高月卑人所見之日大小略等
者乃其遠近為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環而占以
影徑為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環而占以

日曆三

三

金環食為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唯知順行占以
逆行為災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
去皆變行也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
預求而古無緯度占為失行為之例曰凌曰犯曰闕曰食
曰掩曰合曰句曰已曰圍繞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
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有著
賢相通占者則去黃道極遠之星亦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
星有定數亦有定距而占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
座出入地亦有定距而占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
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鈞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
福中州以去北極近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占曰老
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江南老人星高三時皆
見而猶歲以二分占星密疏真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
明者矣曰然則占驗乎將天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
言也吾所謂辨惑辨其誣也若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
省以答天戒固欽若之精意也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
惕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

七年而八食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四年十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 十與漢成略同而

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

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

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權李天

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為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

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日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為真

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為真分今日然天象見於上而人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
事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為日月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為西學有所慎而不
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

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闔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闔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間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為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為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

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没人
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
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
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
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
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
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為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為真錢
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
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
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
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金水內景此闢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

為明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
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為劉裕所
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
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羸縮春秋傳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
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
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授時歷段目歲星未有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為災不出宮不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

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

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

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淳熙十

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

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

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

一度九聚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

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

荒矣或曰漢從歲末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古今賦謂

兵象為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為証其大者天寶

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

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晉書懷

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原注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晉書懷

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

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

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于觜參神武王齊于

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

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

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

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

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

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

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元宗為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於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易所言者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為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惟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

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旋頭劍落泥中乃向乘輿帝命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帝命梁欲俟上至為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或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為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猶人之五藏六腑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之所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者天所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龍圖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為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

政者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涉聖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闖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闖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

考問襄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
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
夏敎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
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
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
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
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
之原注五行志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成帝
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
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
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

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人明光殿大呼
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
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
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
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
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
天門至通天宮闔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
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
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
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卽位長慶四年三

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室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
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
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
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
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
是語鞠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
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
太上皇孫來赴郡鞠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
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
之有旨取付法司鞠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
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

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
奉齋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
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
萬曆四十四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
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闈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
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愚侍讀曰怪民未有不
奇服者觀漢江充可悟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
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
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尙有疑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眾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晉會稽王道子爲桓_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曾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道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勻藥也竟坐棄市太

妃不悟哭之甚慟

原注本傳

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而其疆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弑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弑歲星

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頃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皐白之徵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偃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祇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
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為天子遂謀以
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歷嘗以河北有天子氣
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
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
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
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
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磨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
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
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
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
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
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
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
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攷
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平何以微之號之亡也暮收
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
待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
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
神者宣二氣之化為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
俾知趨避非故為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
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
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
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
之閒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鬼神何由
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為
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眾

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識文誤我則尤武啓之也且
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人鋒不礪乎擊蛇黃星
起四紀以前似有非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
與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為符在魏為妖青蓋入洛燕馬飲
渭不為時巡而為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
儒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眚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
西門君惠之語如泉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
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
駢首就戮
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眚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眚兩夏侯

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蜀漢杜瓊精

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

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

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

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

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遠問此

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元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

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

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歷數難而易占驗易

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

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

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

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

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注中傷也

圖識

日四辛三十

古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

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

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

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

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

原注見隋書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承德而繼周者藝祖胡氏曰

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然雖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

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水日但日食則妾不見

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

宮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

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然在目但不能言

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

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

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

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為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

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處耳目之

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戒則為日太早徵應則為

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

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于永欽要

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

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

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

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

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原注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正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

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

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年詔曰神

先竝見燭耀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禮記樂記百度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

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

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注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為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梁天未為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刻為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錢氏曰今法以九十六刻為日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

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

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

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

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

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在正月

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

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

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

清明先于穀雨攷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

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

統原注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

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原注乃改之司馬彪續

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

以雨水為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

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

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岐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開尚

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

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

以雨水為異原注王應麟曰改啓則當依古以

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則當依古以

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原注律歷志又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因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

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

以保為寶以因為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

建除

建除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
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
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
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
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
者傳有建除家陸學博曰抱樸子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
則十二字輪直自古有之亦月與日相直也
解縉封事言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
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
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
之維西北爲蹠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
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躔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躔通之維卽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卽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國蒙謂之太歲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

原注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

因有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曰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爲神名也楊氏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又楚辭有東皇太一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

一常居

原注周禮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

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

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原注河圖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惠氏曰案九宮之法一二三

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
姚小彭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
自有易以來諸易師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
未有以此為河圖者

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

原注地神疑作北辰

之所居故

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
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
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
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
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

原注後漢黃香作九宮賦

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

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
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

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
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
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兗在揚天衝者木也天輔者
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
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
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
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
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
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
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
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

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敞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原注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閻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正五九月為忌月其說九詳當參閱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

照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

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

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

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

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

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為惡月又考

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

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原注

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跨應劭曰跨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為雁門又坐法免為跨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

留落是則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

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

册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

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

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

以飲酒也

册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

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

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

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

并百姓間是日竝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

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

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

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

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

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三

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

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又云雍管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原注時為濟南相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

祠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工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守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原注

卽稽 蘇侯爲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卽蘇峻字 額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
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堯廟重去四凶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
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

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卽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崇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神廟碑云楚王既因茲釋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 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

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
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
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
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
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
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
侯卜桑林而荀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竝祀河伯豈所
謂楚人鬼而越人禩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原注雲
麓漫鈔

言自釋氏書入中國有龍
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
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
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澆尙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闕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濼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尙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趙氏曰天下邪教惑人者佛爲最次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準噶爾

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如西洋之
古里國錫蘭國諸國南洋之占城等國東洋之日本琉球
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嚴氏曰
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眾
其長曰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
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給
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所得贖物悉以奉釋念經持齋戒
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為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戒
殺為名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戰鬪洪氏曰今者楚蜀之
民聚徒劫掠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
橫求無藝忿不思患借起事以避禍邪教之蠢動由此錢
氏曰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與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
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
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
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
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
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
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
平至今十餘年問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
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
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盟為

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
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友相助之意
而甘淡泊務節儉為此先王導其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
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替惑其黨使皆歸德于魔于
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
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
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
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
黨則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為此先王導其風
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理非魔之力而足
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閒有能至誠用平昔言行為善者
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間風丕變事實一方生
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
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
若止因水旱飢饉迫于寒餓嗚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
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
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良民
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禪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
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
一明教尤甚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

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
妖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為法水
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
竊發可為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
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感人
其斂錢聚眾則張魯法也入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
即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眾點
者乘之偶激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實非有心背逆
者錢氏所引溪中情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
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
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
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

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

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

主死汝成案史記趙世家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云云則泰山為神當由霍泰山傳訛始云博物志所

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

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白云嘗篤病

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

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

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

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

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

據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

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雋斬冉閔於龍城遡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雋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彌祭以三牲霧卽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